

编者按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3月12日,我市召开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动员大会,全面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冲锋号,全市上下正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劲,以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迎接挑战、紧盯任务、担当作为。今起,本报开辟“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专栏,希望通过“他山之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益的启示。

土地能“托管”,种地有“靠山”,联手壮力量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攀上亲”



兰西县远大镇双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托管地块，车辆在装运秸秆。 ■新华社发

B “攀上亲”，脱贫奔小康更有底气

在与现代农业“攀亲”过程中，一些小农户正逐渐“改头换面”，化身“农业职业经理人”“家庭农场主”，把农业干得有滋有味。

从经营20亩地的“小农户”，逐渐发展到经营380亩地的家庭农场，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张大鹏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鹏感慨良多。今年40岁的他自18岁起到海南打工，在当地成家立业，十多年后，却又返回家乡种地。

“一路走来，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感谢国家的惠农好政策，支持我们小农户发展家庭农场。”张大鹏说，农场去年得到了当地奖励的8万元补贴，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还想带动更多小农户，让大家都发展壮大。”

种植面积扩大了，钱袋子鼓了，很多小农户也在吸收着现代农业新的经营和发展理念，让生机充满“希望的田野”。

与张大鹏类似，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林源镇长发村农民王健健也经历了一个从外出打工到回乡种地的过程，并成立了一个家庭农场。不同于过去只想把地种好，他现在更多是想怎么“卖得更好”。

“现在认识上也去了，得跟着市场走，产品得打出‘绿色’牌。”王健健告诉记者，他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杂粮作物，不用化肥农药，使用有机肥，坚持人工除草，还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每亩地收入是过去的2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作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占绝大多数的

小农户，使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黑龙江省克东县玉岗镇翻身村脱贫户林忠友也是典型的小农户。数年前他家因火灾致贫，家中地不多，他一度连买种子化肥的钱都没有，借住在村委会数月之久。

2017年，林忠友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久后，他和妻子参加了当地的扶贫产业项目——青刀豆种植。当地一家农业公司为其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以每斤比市场价高1毛钱的价格回收，利用自家的8分地小菜园，每年林忠友家可增收3000元。

“我和爱人还在这家公司打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3000元收入。”林忠友说，自己已经实现脱贫，“如果就靠种自家这点地，这么快就缓过来，基本不可能。”

与林忠友类似，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过程中，许多小农户不再需要“单打独斗”，通过更多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些地区正在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小农户纳入农业产业体系中。

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的众桦奶牛养殖场是当地重要的扶贫产业项目，养殖奶牛2700头，主要生产鲜牛奶。“通过‘托牛入场’的方式，小农户和我们联结起来。”企业负责人于守龙说，这一方式集中养殖了小农户无力养殖的奶牛，并按照比例分红，去年养殖场带动当地567户贫困农户均分红2000元。

C 普遍“攀上亲”，还要突破瓶颈补短板

“小农户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特别重要，不能让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掉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走访中记者了解到，让更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攀上亲”，还要突破瓶颈，补齐专业人才、诚信建设、资金技术、思想认识等诸多短板。

“攀亲”还需有人带。在黑龙江省东部一村庄记者看到，许多农户家房门紧闭。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据了解，这个村户籍人口153户335人，目前常住18户30人左右。

“很多村子还是靠‘能人’带动，把小农户组织起来，才能干成一些事。”大庆市一名基层农业干部说，一些地区没“能人”带动，小农户就成了“散沙”，无法产生更大效益。“一些村子青壮年都外出了，更别提农业方面的专业人才。”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当前需要在农村发展大批量经纪人和管理人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时，还需要培养更多懂农村、懂农业、懂农机、懂农民的专业人才，带动小农户走上发展轨道。

“攀亲”也需有“互信”。“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小农户来说是新兴事物，接受起来还有一个过程。”兰西县兰河乡瑞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当地开展土地托管服务，理事长杜亚东说，“很多农民不信任我们，总觉得自己种成本更低。”

“有时我也不相信那些企业，总担心是骗钱的。”黑龙江省中部某县一农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也有一些企业来村里组织进行订单种植等，年底却又不按订单价收购，部分农民因此对与农业产业合作失去了信任。

“攀亲”亟待“共抗风险”。“市场‘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镇镇大屯村农民苗俊军说，由于自己对抗风险能力薄弱，遇到市场波动，或者自然灾害，常会面临较大损失。

一些受访农户认为，当前部分小农户与农业产业合作模式中，缺乏更加紧密的风险共担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有的小农户自己种就承担全部风险，不自己种就简单流转，转嫁全部风险给合作社，但收入也少了。”黑龙江省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说，“本质上还是没有好的机制，能让我们和小农户更好直接联结起来，我们目前更多还是和大型合作社合作。”

“攀亲”需有“技”和“钱”。“小农户最难的还是技术和资金。”张大鹏说，最开始自己从海南回到家乡种地时，很多技术都不懂，通过向种粮大户学习、听讲座、看书等方式才慢慢掌握。

张大鹏扩大规模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购置大型农机的资金，“当时总共需要20多万，我从亲戚朋友处凑了10多万才填上缺口。”张大鹏说，使用大机械，效益立竿见影，仅用两年时间就还完了所有欠款，但很多小农户就是缺这启动的一些资金。

“攀亲”需要干部思想“再解放”。兰西县政府部门干部介绍，在当前推行土地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部分乡镇干部思想解放程度不够，推进托管服务动力不足，托管服务刚刚起步，多为小规模服务队，自有资本少，专业人才少，农机具不够完善，此外人才、资金、经营能力等是服务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这方面还有待于政府与市场共同去培养。

(据新华社)

搬家搬产业 扶贫更“扶技”

——湖南会同易地搬迁扶贫见闻

杨果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她说：“这会耽误我做事的，这点时间我能挣15块钱呢。”

时间就是金钱，用来形容茶叶采摘工作再形象不过。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宝田茶厂，杨果香正和工友们暗暗较着劲，如果手法足够娴熟，精力足够集中，每天挣200元不在话下。杨果香经常早上8点就进茶园，天黑才回家，采得多挣得多，她一分钟都不想浪费。

几年前，杨果香住在另一座山头，虽然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茶园忙碌的景象，可要走过来，却得花好几个小时。2018年，杨果香和另外52户人家一起，因为易地搬迁项目，在茶厂旁边几百米远的地方安了家，从此告别了贫困。

种了8个不同品种茶叶的宝田茶厂面积有5000多亩，可以保证工人们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茶可采，有钱可拿。茶厂副总经理曹书安告诉记者，在杨果香这批易地搬迁贫困户上岗之前，不仅集中培训了半个多月，每年还有三次机动培训。技术员平日里会给予指导，科研院所的专家们也会不时到茶园示范讲解。“可以这么说，这批工人的采茶手艺，不管到哪座茶园都不怕怕！”曹书安说。

家一搬，路变宽。在会同县连山乡六黄村，45岁的唐玲曾经住在“连摩托车都很难开进去”的山坳坳里。2017年，通过“统规自建”的方式，她和11户村民在一片村里专门划出来的开阔地修建了新房，造价11万元，个人只出1万元。告别过去挖竹笋、砍竹子的日子，唐玲当起了牵头人，流转了63亩地，把搬迁户们集中起来搞蔬菜种植。

测土配方、绿色种植、农超对接 这些过去听都没听过的词汇，在当地农业部门的

指导下已经成了大家的日常。“大家不仅干劲儿高，路也走对了，预计今年户均收入能有7万元。”唐玲看着自家门口垒起来的有机肥说，“要是在以前，这些农资都不知道往哪放呢。”

记者了解到，会同县鼓励和支持像唐玲这样的搬迁对象积极发展一丘田、一处园、一片林、一个圈（塘）、一个店（作坊）、一份流转或股份收入的“六个一”产业，并给予一定补助。目前，全县发展“六个一”产业的搬迁对象有2738户。

在位于会同县城的“统规统建”连山工业园集中安置区，319户人家也已习惯了进县城、住楼房、当工人的生活。

“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还在阳台上养鸡养鸭。”40岁的蒋和清以前的老房子在50公里外，是爷爷在他出生前就修的，“再不搬都要垮了”。2018年元月，蒋和清一家三口不仅分到了一套75平方米的两居室，第一次用上了热水器，自己还在工业园得到了一份月薪3000多元的工作。

除了安排工作，会同县还在安置小区里建了一所能容纳200多个学生的幼儿园，特意划拨了13亩耕地，供中老年人保持劳作习惯的同时，顺带解决大伙儿吃饭的问题。这样的生活让蒋和清心感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特意向厂里请了一个月假，加入小区临时管委会负责巡逻排查工作。

到2019年底，会同县已完成全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3234户13326户的搬迁工作。除了对全部33个集中安置点累计培训4838人外，会同县还建立了与江苏省常州市、长沙市望城经开区、株洲市芦淞区等6个地区的劳务协作关系，带动转移就业4448人，实现有劳动力的搬迁户家庭就业覆盖率100%。

(据新华社)

脱贫影像

黔北农村面貌新



4月13日拍摄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郊外乡村。近年来，地处贵州省北部的遵义市等地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自然、生活环境，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新华社发